

近代体育活动女杰高梓

□汤建



唐闸河北路益群堆栈旧址即元泰隆竹行



高梓、郝更生夫妇

历史人物

1905年,张謇在寺街创设通州公立女子学校,次年更名为“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系全国第一所民办并设有本科的女子师范学校。在这所菁菁校园,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体育活动家高梓(字仰乔)女士,她与同时代的南通籍女教育家范北强、施致纯是同窗和挚友。

高梓的父亲高湘,字楚秋,祖籍安徽贵池,创办过高隆吉香店、紫琅照相馆、元泰隆竹行等南通著名企业,曾担任过通崇海泰总商会副会长,是张謇的追随者。如今,在唐闸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年元泰隆竹行的影子,那就是河北路益群堆栈旧址,中西合璧仓储式建筑静静仁立在古老的通扬运河畔,与热闹的北市景区隔河相望,虽饱经沧桑却依旧华丽。

高楚秋先生非常疼爱这个千金,使得高梓在女子裹脚习俗盛行的年代得以幸免,不仅保持了一双天足,并且能够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最终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体育活动女杰。

高梓出生于1901年,4岁进入南通私立明义女校读书。后来,高梓就读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校体育氛围浓厚,聘请日籍老师森田政子女士教授体操课程,还新增了田径、球类等现代运动课程,并于1917年举办了融体育与游戏为一体的大型游艺会,以及参加了全市中等以上学校首届联合运动会。这期间,受益于母校良好的成长环境,处于少女时代的高梓对体育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田径和游泳项目钟爱有加,她田径百米短跑成绩一直在全校乃至全南通女生中都处于遥遥领先地位。

通州女师毕业之后,高梓告别家乡,赴沪求学,于1919年毕业于上海女子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培养女子体育专科人才的师范学校。1920年,高梓跨越大洋,留学美国,并于1923年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体育学学士学位。在美国留学期间,她与后来成为女体育教育家、第一位女体育博士的张汇兰成为同学,还被选为学校女子篮球队中锋,成为入选美国高校篮球队的首位

中国女学生。

学成归来后,高梓曾先后担任上海母校的体育教师、山东青岛文德女子中学校长、北京国立女子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山东大学体育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并担任过中华民国体育协进总会常务理事兼竞赛委员会主席以及民国第五届全运会裁判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其间,她还作为中国考察团9名成员之一,参加过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并对欧洲7国体育进行了考察。她编著有《小学体育》《中学舞蹈》等民国中小学体育教科书,培养出了体育史上著名的短跑女子选手李森。

1929年2月6日,高梓与郝更生经自由恋爱,在北京举行婚礼。郝更生是我国早期的体育专家之一,也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被列入1989年中国国际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名人大辞典》。婚礼当日,梁思成、徐志摩、林徽因、陈寅恪等社会名流前来祝贺。值得一提的是,高梓与郝更生还是陈寅恪、唐筼的媒人,是他们成就了这世间一段旷世情缘。1949年的春天,高梓、郝更生抵达宝岛台湾,继续从事着体育相关事业。高梓先是担任新

竹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1956年主持台湾省国民学校教师研习会,先后主持教师进修123期、校长储训班9期,培训校长、教导主任及教师三四万人,是台湾地区当代体育教育的奠基人。1968年退休后,高梓仍担任着台湾地区的大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家政研究所所长。

高梓的一生虽漂泊辗转各地,但夫妻恩爱、家庭幸福,育有一子一女。女儿郝飞,1931年出生。当时,高梓正在东北开拓体育事业,为不忘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东北军民的惨状,故取名郝飞。郝飞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也定居美国。儿子郝翔,1941年出生,姓名缘起于庆祝当年成立的中国滑翔总会,他曾长期陪伴母亲生活在台湾。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两岸关系迎来春天,高梓嘱托侄子高煜、高深返回家乡南通省亲祭祖。1992年,高深与其弟唐闸高家大院的继承人高念伯先生一同将已略显破败的高家祖坟迁至钟秀公墓,了却了高梓女士多年的心愿。1997年10月1日,在台北县板桥市寓所内,96岁的高梓在睡梦中安详离世,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本文根据相关历史资料以及唐闸高家大院继承人高念伯先生口述撰写)

解放初期推广新法接生

□程太和

江海风物

自古接生器具不消毒,方法粗暴,更有甚者,坐灰袋、揪头发等迷信愚昧现象屡见不鲜。产妇产褥热、新生儿破伤风等发病率和死亡率很高,母子俱亡的惨事也时有发生。

普遍推广新法接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苏北行政公署及南通专区所属卫生机构,一方面培训新法

接生员,一方面训练旧产婆用新法接生。苏北行署还专门在苏北卫校开办两个助产专业班,招收110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度的女学员,学制两年,毕业后回原地从事助产和妇幼保健工作。新法接生的基本要求是“一睡三消毒”(睡着分娩,消毒:手、器械、会阴)。1951年,南通专区各县组建接生站。建站初期,政府给予少量开办费,其余经费靠自力更生,自行解决。接生站有定期例会制度,例会有两大事项:一是更换产包,并检查接生器械卫生状

况;二是业务学习,交流经验,接受技术指导。当年,市郊区卫生所对22名旧产婆也进行了新法接生技术培训。1952年,城区、郊区先后培训新法接生员百余人。郊区每个村都有新法接生员。为促进新法接生,南通各县还学习苏联经验,纷纷成立无痛分娩推行委员会(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举办无痛分娩培训班)。部分县还对实施新法接生的贫苦产妇发给一定数额的补助费。到1953年底,新法接生普及到所有县、镇,南通城区95%的产妇接受新法接生。1955年,南通城区、

郊区新法接生率达71.8%。大生一厂等5家纺织企业实行住院分娩制,住院分娩率95%以上。

1954~1957年,新法接生迅速向农村基层延伸,全地区经过培训的新法接生员达4000余人。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各公社卫生院相继设立妇产科,农村新法接生有了稳固基地和指导中心,新法接生迅速在农村普及,新生儿破伤风等发病率和死亡率直线下降,上世纪60年代初基本上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病,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得到极大保护。

丁所的由来

□王其银

地名掌故

丁所原名“丁家所”“丁家桥”。

唐开元年间,丁所东部濒临黄海,滩涂水草丰茂,有野獐、麋鹿、山羊出没于草田。挑私盐者为解饥渴,在丁所附近捕杀山羊,置水中清煮,喝羊汤吃羊肉,后渐成村店。村店依河而建,逐渐繁荣起来,东首有一小石桥,桥口住了一户丁姓人家,人们习惯叫“丁家桥”。

到了宋代,丁所东北部、东部已有众多人口居住,盐场、卤灶遍地,并有河流通掘港、耕茶,于是成为沿海地区水陆交通的重要驿站。

明初,朝廷设西场巡检司,同时在西场以东约9里的丁家桥设哨所,故将此哨所称之为“丁家所”。丁家所东9里许开一新盐场,名“新场”(堡河口),新场有庙

名“岱岳寺”,百姓习惯称为“新场庙”。由于新场的产生,人们又把西场改称为“旧场”。丁家所地理位置介于旧场与新场之间,非常重要。后来此地人员往来和住户进一步增多,买卖日益繁荣,逐渐形成集镇,并铺设了一条远近闻名的石板街。至清代康熙年间,住镇人口已多达300余户,成为如皋东北乡较大集镇之一。

1882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左宗棠“勘堤莅耕”,从扬州乘船经运盐河去耕茶,曾在丁所镇住宿,并巡察当地“洋网业”。民国初年,同盟会会员沈卓吾、姜渭璜在如皋创建花边结网公司,同时在丁所镇建立发网店,进而使丁所成为如皋东北乡的花边结网中心,产品远销日本和南洋新加坡等地。丁所的年轻妇女乃至男子都会花边结网技术,以致对后来如皋、海安、如东一带的妇女手工业的发展均产生影响。人们常说,海安东乡的妇女心灵手巧,其实丁所才

是妇女结网勾衣的发祥地。这个东乡实际上是以丁所为中心的。

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丁所为如皋县建制镇,叫丁家所镇。日本人1897年绘制的《东台县地图》,还曾把丁所标注为“丁家所市”(这可能与当年的草堰市、季家市相类似)。可见历史上丁家所曾是商贸繁荣的地方。

丁所镇东有跨串场河(通耕茶)南北向的石桥,形成河北、河南横竖两条街。解放初期,河北横街西段称自由街,东段叫民主街;河南的竖街则叫解放街。1935年,如皋县建设局筑成如(皋)李(堡)公路,丁所形成南北公路贯穿其间的格局。镇南桥口向东又有海耕公路东段直通耕茶,因此当时丁所虽为农村集镇,却街道整洁,商业繁荣,交通发达。丁所镇区曾内设11个保,保保相连,店铺林立,素有“金家所”之称。

丁所人讲究食品制作,许多店铺均开设生产作坊。久而久之,创成“草炉烧饼”“白切羊肉”(俗称“丁所羊肉”),酿出冰雪

酒,还有卤水蒲包豆腐等传统美食。

1938年5月26日,侵华日军从如皋北上侵犯丁所,国民党驻军保安二团一个连在丁所抵抗,打死打伤几个日本兵。日军当即从如皋增兵100多人,对丁所展开猛烈炮火攻击。国民党军终因力寡势单被迫撤退。日军攻占丁所后在镇区烧杀抢掠,杀害许百才、李长银等72人,烧毁沿河两岸店铺、民居970余间。可惜明清以降日渐兴盛的丁家所镇惨遭毁灭涂炭,镇区街巷从此破落不堪。

因区划调整,解放初期,丁所为海安县属镇,后改为丁所乡。1956年3月,桑周乡并入丁所乡。1957年,丁所乡与陈庄乡、堡河乡合并为丁所乡。1958年成立丁所人民公社。1983年9月,海安推行政社分设,仍称丁所乡,现并入李堡镇。

令人欣慰的是,历经沧桑后,丁所石板街还在,石板街留存的许多历史仍在海安东乡流传着……



史海回眸



何正：智勇双全屡歼敌

□白本

何正(1919—1947),江西安福县人,出身贫寒。1935年,加入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他随新四军东进,参加黄桥决战,后任黄桥区区长、泰兴县独立团一营营长、苏中三分区特务一团营等职。1946年秋,他又进入华中党校学习。毕业后,他被调往如皋工作,并在如皋大地上,屡屡歼敌,成为如皋军民耳熟能详的人民英雄。现据相关书籍,将他在如皋的英勇事迹,简述如下。

何正刚到如皋时,恰逢华中主力部队取得苏中七战七捷后,向北转移。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如皋,地主、“还乡团”是死灰复燃,气焰越发嚣张起来。不少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纷纷遭到敌人的逮捕。加上敌人不断地“追剿”,一军分区、如皋县警卫团主力部队也不得不从如撤离。只有县团的两个连队,仍在如皋坚持斗争。处境如此困难,急需一仗,解救敌人手中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

1947年2月19日,在分区的统一部署下,何正统率分区特务团三营与苏中南线各县团留守部队,前往西乡周庄头。他指挥有方,全军上下团结,英勇作战,一举歼敌250名,攻克据点,取得众多战果: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击毁13座碉堡,镇压108名反动分子,解救出100多名党员干部。

周庄头一仗,何正立下军功。战斗结束后,他被调往如皋县团任参谋长。何正率部,神出鬼没,穿梭于敌人密集的据点之中。1947年初,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优势兵力,吹起“三月大会剿”的口号,直扑如皋。何正率部,前往度军井区、石庄区,与敌人时而周旋,时而拉锯,在运动中,歼灭了不少保安队、自卫队、“还乡团”的成员,恢复了焦港以东大部分阵地。尤其是4月10日,他率部马不停蹄,南突北袭,取得一日三胜,传为佳话。

是日上午,何正以逸待劳,率部痛打“落水狗”——击退逃往申家辋的保安队、自卫队。敌人一气之下,搬来200多人的援兵,向井耳头周边扑来,进行反攻。何正顶住压力,勇敢作战,击溃敌人。时至半夜,何正又出奇兵,偷袭石灰庄,击毙敌人20多个。一日三捷,军威大振。何正又立军功,不仅受到军分区表扬,还被任命为如皋县团副团长。

历经石灰庄等战斗,何正对于夜袭战术的运用是屡试不爽。1947年的秋天,革命队伍与敌人在河东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国民党反动派出动重兵,想要驱赶河东地区的革命力量。何正心生一计,围魏救赵,决定夜袭如皋城,打乱敌人的计划。10月29日晚,他派出一支化装成国军的小分队,从如城西门外进入大圣庙的敌人据点,干掉岗哨,冲入碉堡。4个敌人不知所措,缴械投降。小分队缴获“八二”炮一门。随后,小分队发出胜利和进攻的信号,南门外的伏兵及西南城边的警戒部队,同时向城头射击。何正率领的接应部队,在西门外的街头,架起机枪,向敌人开火。一时间,城内的敌人,炸开了锅,惊慌失措。枪打一夜,敌人心慌了一夜。第二天,敌人乖乖地从河东地区撤回两个团,驻守如城。自卫队、“还乡团”,作鸟兽状散去,龟缩各自据点。河东地区,不攻自破,再次回到革命队伍的手中。

敌人非常痛恨何正。他的妻子陆纯是上海人,中共党员,1947年5月调来如皋,出任石庄区妇女主任。她革命意志坚定,深入群众,宣传和组织妇女,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她还带领民兵配合区队、县团行动,打击敌人。是年1月13日,分区部队攻打石庄,后又奉命转移。陆纯以为部队击败敌人,攻下石庄,便带领民兵,前往战场,进行打扫。其时,她不幸被捕。当时,陆纯已有身孕。丧心病狂的敌人用铁条捣她下身,以致小孩落地,惨不忍睹。直至壮烈牺牲,她也不曾背叛革命。两尸两命,噩耗传来,何正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与敌人顽强地战斗下去。12月10日,何正在前线指挥时,歼灭敌人1个连。战斗大获全胜,何正不幸牺牲。

如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何正、陆纯伉俪的革命事迹。他俩的遗骨,被葬在吴庄烈士陵园,供后人瞻仰。石庄区一度改名何正区。经过多年的变化,石庄至今还保留了何正村,在这里建有何正雕像及何正红色广场。每每走入这座广场,何正、陆纯的英勇事迹,将回荡在人们的耳畔!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